

思妃

著

长篇纪实小说

天妃

男欢女爱，恰逢其时
多情风流，往昔今日
天心博爱，娇纵盛世

天 纵

思 妃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天 纵

作 者:思 妃 著

责任编辑:张四季

责任校对:张四季

装帧设计:李 栋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33 千字

印 张:12

版 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2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1472-3/I·1429

定 价:26.80 元

内容提要

可悲,荒唐的罪名,荒唐的荣誉,滋养着疯狂的人,于是,娇颜屈服淫威,泼皮志得意满,人性被践踏,正义在呻吟,善良惨遭摧残……

逆天理,定遭天罚!

可喜,荒唐远离文明,疯狂让人唾弃,人性得以回归,于是,春和景明,青年男女尽享幸福,白发垂髻怡然自乐……

顺天意,自得天纵!

这是一部小说，情节皆为虚构。喜对号入座者，幸勿与某过不去。

作品问世，诚盼批评，若得赐教，不胜荣幸。

思 妃

主人公的自白

农村的日子可不像从前喽。只要肯吃苦出力气,哪个劳力一年不挣个万八儿的。这年头,谁受穷都活该呀!

——刘队长

我当治保主任二十年,妈巴子的,顶数现在省心。以往村里人家都穷,常有为了点小事儿闹矛盾的;现在家家的日子都过好了,只要不出现“搞破鞋”的事儿,没人来找我,就是有人“搞破鞋”,咱也管不着。

——李春胜

别跟我说女人,燕瘦环肥、处女婊子都是那么回事儿;别跟我说事业,高官厚禄、名誉金钱,都是那么回事儿。某家正在奉献,但求无愧于心。

——姚 宁

男人才是那么回事儿!奴家跟了两个男人,一暗一明,都惹我伤心。罢了,我还是正派女人,作学问,干正事儿去。

——王 凌

媳妇不懂风情，还不许我风流风流？妈的，找小姐不过是逢场作戏——撒泡尿的勾当。谁知她竟跟我离婚！离吧，离了好，再找小姐更随便了。

——白雪峰

疯狂的岁月，让我疯狂——心高气傲，却嫁了个“武大郎”。我真不幸啊，谁能想到“武大郎”还能去强奸别的女人？只落得我独守空房，又和公公那个畜生混到了一起，我堕落了！

——安东东

好时候到了。

束缚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一系列桎梏被砸烂，人可以实实在在地生活，不再要用伪装来掩饰自己，可以以自己的本来面目面对世界，这便是新中国好时候到来的标志。

天似乎高了，高得有它原来那么高；地也似乎宽广了，宽广得有它原来那么宽广。人自由了，可以随意地跳，不必担心碰到天；可以尽情地跑，不必顾念会跑到路的尽头了。

于是，便有许多人在跳，许多人在跑——跳的确没有碰到天，可落到实地却多跌得鼻青脸肿；跑的也的确没跑到绝路上去，但也多是累得气喘吁吁，上气难接下气。这时，跌伤和累坏的，几乎都平静了下来，开始羡慕那些一直静静地走的人了。

姚宁依旧在走，只是心中暗笑那些爱跳喜跑者。常自嘲讽那些爱跳与爱跑者，曰：“此等人物天性非属猴即属驴。属猴者不知高低，一经逗引，便粉墨登场，扮起小丑的角色来；属驴者不晓路远，狂躁好鸣，虽有远亲千里马之基因，能一溜儿小跑，却因变种而难以至远。”

然而，嘲人者在嘲笑过后，又不免伤情，所伤者：瞻前顾后，左看右盼竟少见从未跳过又未跑过的人。

“你也没比谁好多少!”

隐隐约约,姚宁听到一个阴冷的声音,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若要反思,他又何止跳过、跑过!人生在世,谁没疯狂过,凭甚嘲笑他人?姚宁一想到自己的当年,又觉得当真该痛哭一场了。

一场急雨住了。姚宁也收了满眼清泪,端坐于几案之旁,叼起一支令妻深恶痛绝的香烟,开始梳理自己当年连跳带跑的笨拙与荒唐,欲仿先哲以著“忏悔录”的方式钓清誉、获“圣”名。

回想自己昔日干的让人脸红的勾当是难堪和痛苦的。姚宁真难堪真痛苦!

难堪、痛苦的根源在于他当初乐于追逐潮流却又不识时务;热衷于政治又常常自讨没趣……

“但愿晚辈后生别与我当年一般吧!”

这是他深思后发出的叹息。他原谅了自己当初的年轻、幼稚。

那还是人们十分注重阶级,注重家庭出身的年代,千百万知识青年纷纷奔赴农村,要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姚宁恰好中学毕业,也设法弄来了一顶绿军帽扣在头上,又穿上一件揪去纽扣儿的黄棉袄,用麻绳儿拦腰一系,便隐瞒了地主这一可耻的家庭出身,混入知青集体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当时,中学毕业生只要主动提出响应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学校即会迅速为其办理相关手续,不出几日,就会用大卡车把那些还不完全知道农村是啥模样的热血青年从城里送到农村生产队刚刚建立起来的知青点儿。

那是冬末春初的一天,姚宁与另外七名同学(三男四女),一大早就在胸前别上了大红花,带上行李,跳上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开始向城区道路两旁前来欢送的人群挥手告别。那场面

当真热烈，竟使他们八个同学一时弄不清自己是元帅在检阅自己的部队，还是众人在把他们当做是即将就义的英雄来瞻仰。直到车轮的转速渐渐快了起来，道路两旁只有茫茫原野，他们才清醒了，才想起这汽车是要送他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反差太大了，刚才还锣鼓喧天，这一眨眼……”

姚宁自言自语地长叹了一口气。

或许是这声叹息引起了同学们的共鸣，一时间这八个青年都沉默了。

“我有点儿想我妈了。”

声音柔美，语调凄婉，外貌娇弱清秀，被同学戏称为娇小姐的姜艺终于用心声打破了沉寂。

“没出息。快收起你那娇小姐的作派吧！刚出发就想妈，真不知你还有没有点儿革命志向！”

柳眉倒竖，一脸刚毅神情的女班长安东东瞪圆了眼，又拿出在学校时“假小子”的豪气来训斥姜艺。

姜艺低下了头，长着长长睫毛美丽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

车上又安静了，没有谁再说一句话。男班长冯军卫坐在车尾，圆圆的脸上现出怜惜的神情，正看着姜艺抹眼泪。不知为何，他竟把挂在胸前的大红花随手摘下，在面前晃了晃，一撒手，任凭它随风飘去。

“哼！”

安东东一直看着冯军卫的举动，见他扔了花儿，忍不住冷哼了一声，转过脸儿来对众人说：“同学们，我们是到广阔天地里去革命的，应该振奋精神，满腔热情地投身到农村的革命事业中去。我提议请冯军卫给我们唱支革命歌曲好不好啊？”

“要唱你就唱，以后你少提我。”

冯军卫一反常态，对安东东怒目而视，摆出一副要与她彻底

决裂的架式，顿时让“假小子”脸现红潮，难堪得作声不得。直到另几位男同学发出哄笑声，她才对冯军卫还言道：“好啊，冯军卫，你是成心要破坏革命同学之间的团结怎的？我现在不跟你说，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啥时候你情绪好了，咱俩再谈。”

“假小子”期待着冯军卫情绪好转，他们之间也好交换意见。可惜一连几个月，不仅冯军卫的情绪没有好转，她又与姚宁之间的关系紧张了起来。这使她情绪浮躁了起来，时常莫名其妙地发火，一改她以往颇有领导涵养的气度，让冯军卫等同学暗中窃笑。

那天傍晚，汽车终于把姚宁等送到了目的地——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落。安东东不待汽车停稳，率先从车上站起身来。一边向车下迎接他们的村民招手，一边对车上的同学叫了一声：“看，乡亲们来迎接我们了。”

听到她这喊声，车上几个被长途“托运”而来的同学都疲惫不堪地挣扎着站起身，只有脸色腊黄的姜艺努力了几次都没站起来，幸亏冯军卫搀扶了她一下，她才抓住了汽车栏板，总算使这八个知青的面孔展现在乡亲们面前。

“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

安东东高呼着口号，脸上现出异常兴奋的神情。

“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

同学们有气无力地附和着安东东喊了口号，算是与众乡亲相见的寒暄。

姚宁在车上看着车下的一座大院和院中的三间红砖大瓦房，心中暗道：“这必是我们的新家了！”

“快下车吧，孩子们。你们都累坏了吧？乡亲们都来欢迎你们了。”

循声望去，见车下一位地道农民妆束的老汉迎上前来，姚宁

判断出他必是生产队头领，再略一细想他这句简单而朴实得让人感动的话，不禁心中暗道：“农民真是可亲可爱得很的。”

“哎呀，刘队长，你看你咋还搞得这么隆重呢？我们送学生来接受你们的再教育，又不是……唉，啥也别说了，今后还要你们多操心哟！”

从汽车驾驶室里跳出来了一位戴着眼镜，身材矮胖的中年汉子。他是代表学校前来送知青的革委会主任，这时正迎着刘队长笑容满面地伸出了手。刘队长憨厚地笑了笑，与他握了握手说：“张主任又亲自来送了！上回你来踩点儿时，我不是说打发学生们来就行了吗？”

刘队长真是实在人，他与张主任说了这句话后，便抽出手来，回头对乡亲们高喊了一声：“来吧，大伙快帮孩子们把行李从车上拿下来，咱们领孩子们回家。”

遂不再理会衣冠楚楚的张主任，只顾与乡亲们一道帮着知青从汽车上往下搬行李。

姚宁愣愣地站在车上，观望着同伴，见安东东已跳下车，她显得异常活跃，先是与刘队长握手、寒暄，继之便混入乡民中间去了；冯军卫一直沉默地躲在一边，好似好奇地观望乡民，又好似有满腹心事。姚宁又不解地注视着他，只见他不时把目光投向姜艺，目光中饱含着爱怜。

“冯军卫必是与姜艺相好了。今天他与安东东呕气的原因只怕就在于……”

姚宁终于看清了冯军卫与姜艺之间的关系，忙转过头去，目光在村民中无目的地扫视着。忽然，他在人群的后面看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忙细看那人，不是舅爷冯大贵又是哪一个？他不禁暗自叫苦：“此间莫非就是我爷爷常说的‘老屯’——靠山乡？天下如此之大，命运竟这样捉弄人，

我插队哪儿不好去，怎么偏偏把我分配来这个小村落？我隐瞒了地主出身来受再教育，可在这儿怎能瞒得长久？幸好此村中除了舅爷，再没有认得我的人……”

当下姚宁忙低了头，悄悄提了行李跟随众人走进知青大院。

冯大贵分明是认出姚宁了，见姚宁低头随众人进了集体户，可能是看透了他的心思，并未凑过来与这个孙子相见。

姚宁在集体户里看着同伴与乡民交谈，并不敢参言，心里怀着鬼胎，只担心舅爷或舅爷家的人前来与他相认，从而暴露他是地主子弟这一秘密。

天快黑了，刘队长与其他队干部一同安顿这四男四女八个知青分东西两屋住下后，交待了事先为他们准备的生活用品置放的位置，就带前来送学生的张主任回队部去了。因为他们要安排张主任和汽车司机吃晚饭，并送城里的这两位“贵客”连夜返回。

集体户里只剩下城里来的这八个知青。他们的集体户生活在沉默中开始了。也许是陌生的生活环境使他们产生了孤独感，也许是姜艺在发烧牵动了大家的心，他们不自觉地聚拢在女生住的西屋里。安东东一边用湿毛巾为她看不起的“娇小姐”擦脸，一边叨咕：“这弱不禁风的体格，不好好锻炼锻炼，怎能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都是我不好，给大家添麻烦了。”

姜艺躺在炕上，有气无力地说。

“说这些干啥？想吃点儿……”

“都别呆坐着了，快去抱柴禾咱们点火做饭！”

冯军卫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安东东的叫声打断了。不待众人回过神儿来，安东东已从炕上跳到地下，穿上鞋去抱柴禾，张罗做饭去了。

姚宁看窗外天色已黑，便独自悄悄溜出集体户，趁着夜色，沿着村中道路漫步，每遇一户人家，总要向屋里张望一阵，意在寻找舅爷家。

姚宁的舅爷冯大贵与他的爷爷姚峰之间的关系是十分亲密的。别看他们现在都老了，还要经常被人骂做该死的地主分子，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两人在这靠山乡里却是十分有头脸的人物。

那时他二人无论是谁，每遇大事小情总要找对方核计一番，也当真做过一些不同凡响的事，着实让乡民敬畏。直到土改过后，这二人来往才渐渐地少了。这绝不是说二人之间的感情淡了。其间真情恰是二人都心里害怕，惟恐让人说地主分子仍在互相勾结，从而给对方增加麻烦。有时实在想得紧了，才只身冒险悄悄潜入对方家中，简单备上两碟菜，喝上两杯酒，说上几句心里话便匆匆别去。

近年来，由于两位老人年岁渐长，都不愿长途奔波了，所以两家极少往来了。

姚宁清楚地记得最后一次见到舅爷是在他刚上中学那一年的腊月二十三，舅爷顶着漫天大雪，扛了一小面袋豆包来看他的妹夫姚峰。从那次分别后，一连五年未听到舅爷的消息。姚宁的爷爷在家里是时常念叨他的，只不知他是不是也在想姚宁的爷爷姚峰。

此刻姚宁悄悄出来四处窥探便是希图侦察到舅爷冯大贵家的住处，能悄悄与冯大贵一家说说姚峰现在的状况，顺便叮嘱他们不可与自己相认，千万别把他姚宁的家庭出身的底细给抖露出去。

今晚的月色是很好的，虽说此时已是初春季节，可是北方的乡村依旧还是积雪遍地。姚宁只感到月光映着雪光，太亮了，深

恐有人发现他的行踪，没走多远，他便胆怯，想要转回去了。

“好小子，到了舅爷的家门口儿，怎不家来(进家里来)？”

随着这苍老的声音，冯大贵打开了院门，姚宁哪曾想到，自己胡乱地走，竟走到了舅爷的家门口儿。

“舅爷！我……”

“妈巴子的，还呆立在那儿干啥？快家来吧！”

舅爷本是慈祥瑞庄的。此时姚宁只见他从门里探出头来，向四处张望，行为鬼鬼祟祟的。其实姚宁也是鬼鬼祟祟的。他们“鬼鬼祟祟”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阶级成分是地主，何况这二人一个是老地主，一个是地主崽子呢！这祖孙二人的接触若被人发觉，即使姚宁隐瞒的秘密不被揭穿，冯大贵也会被疑忌是拉拢腐蚀知识青年。万一姚宁隐瞒家庭出身一事被揭穿，恐怕这二人就会被看做是秘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了。

事关重大，姚宁不及多想，即闪身进了舅爷家的院门。舅爷家的宅院儿已不似他爷爷讲述的那样风光了。

姚宁心里明白，冯家当年高门楼的深宅大院早被政府分了，现今能有这三间土房让他一家人苟且生存已是他们的造化了。因而，姚宁并不询问他们的生活境况，只拉着冯大贵的手，叫了声“舅爷”，就要解释初到时未与他相认之事，可是舅奶奶和大叔冯宝、大婶张凤都到院子里迎接他这位贵客，众人问这问那，一时间搞得他不知该先回答他们哪一位提出的问题好。

“妈巴子的，都别瞎嚷嚷了，等进了屋慢慢唠吧。”

冯大贵可能是因姚宁没忘他一家，还敢与他家接触而欢喜，他说话时，脸上一直带着笑意。尽管他在外面是被管制的对象，可在家里仍旧是说不二一的“皇上”。他的话音一落，这一家人都安静了下来，舅奶奶带头向屋里走去，边走边低声说：“对，对，对呀，咱们见面可别让外人瞅着，这若是让人摸着胡子(发觉线

索),咱一家遭的罪不说,人家老姚家的孙子也得沾包(受牵连),快进屋里说话儿。”

冯宝默默无声地拉了姚宁的手,转身就向屋里走。屋里本是点着明亮的电灯的,他们一进屋,灯就被冯宝随手关了,屋内顿时一片漆黑。

“快挂上窗户帘子,我好开灯。”

冯宝的手仍拉着电灯的开关,对先一步进屋的妻子张凤神秘地说。

“唉,这一眨眼,你都成人了,你奶奶没福啊!她死得太早了。”

随着电灯重新亮起,舅奶奶看着姚宁就叨咕了起来。

“给我孙子倒点水儿吧,也不知他吃了饭没有。”

冯大贵对冯宝边说边点上烟袋吸了起来。

“别忙了,一会儿我回集体户吃饭。舅爷,你现在还好吧?我爷爷是常念叨你的。”

姚宁不好直言心里话,只与冯大贵寒暄了一句。

“你爷爷咋样?妈巴子的,他倒在家里呆得消停,就不知道我想他!唉,这年头儿,我倒是想去看他,就是被人管制着,哪儿能去?”

冯大贵拉姚宁坐到炕沿上,脸上现出气愤的神情。

“我爷爷身体倒是挺好的,就是单位不让他退休,依旧让他上班干活儿,说是要让他好好改造改造……”

“你小子下乡哪儿不好去,咋偏偏回老家来了?”

冯宝不待姚宁的话说完,就关切地问。

姚宁只苦笑了一下,即说出了心里话:“我哪儿知道我们学校咋就把我分到这儿来了!方才我在汽车上看到舅爷,才知被分来靠山乡。以后你们千万别把咱们的关系说出去,我在上中

学以后,填写各种登记表的家庭出身一栏,我都填的是中农,我……”

“你隐瞒了成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冯大贵一家都吃惊地看着姚宁。

“没办法!上小学时,我爸给我填写登记表,凡是家庭出身一栏都填地主,结果让同学骂了我六年小地主儿。上中学后,我看没有小学同学跟我分配在一个班,就自作主张地填了中农。这一眨眼六年过来了,还真没人发现我填的家庭出身有啥问题。”

“但愿你别露馅儿,这事万一要让人看露了,你小子可就……”

冯宝叹息着,脸上露出一副担忧的神情。

姚宁把心中的隐密合盘托出后,知舅爷一家自会为他保守秘密,心中安稳了许多,轻松了许多。因恐回去晚了让人生疑,所以也顾不得喝上一口大婶张凤为他倒的水,就急急逃回了集体户。

“你干啥去了!我们的大秀才!你真是……让大伙都等你……”

面对安东东的埋怨,姚宁不敢多言一句,只得赔笑脸,表示歉意。

“吃饭吧!今晚是我们这个革命集体来到广阔天地里吃的第一顿饭,大伙都上桌儿来吧。”

冯军卫可能是对安东东成见很深,他一听安东东说话就反感地皱眉头。姜艺躺在炕上,听见安东东召集大家吃饭,硬撑着坐起身来,附和着说:“来吧,咱们一齐吃饭!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种新的生活已开始,让我们都记住今晚这顿晚餐吧!”

“小资产阶级情调,娇小姐说话总是……”